

去外婆家

□残荷有藕

过暑假



配图 李昊天

那年我读初中，父母在外地工作，一周才回家一次，家里没人“把厨顿”（让小孩按时吃饭），父母慎重考虑后，对我说：这个暑假去农村外婆家吧，一来你从小生活在城镇，不知道做农事的辛苦，正好让你锻炼锻炼；二来你要帮外婆、小舅他们干点农活，还有，妹妹和你一起去，你一定要照顾好妹妹。就这样，我牵着小我七岁的小妹，背起书包，带上夏天换洗衣服，开启了一段与往常不一样的假期。

A 外婆家的蔬菜，基本不用买，每天去自留地里兜一圈，就够一家人吃一天。那天，雷阵雨停歇不久，大块灰色的浮云快速滑向四边，露出天空碧蓝的底色，半空中，大太阳如同一柄燃烧的火炬，把光亮和炽热洒到每个人的身上。外婆说，今天她不太舒服，要我去摘点带豆做菜吃。

拎起竹篮，牵手妹妹，一起去外婆的自留地摘带豆。走了五六分钟的石板路，左拐就是田塍。刚下过雨的泥土既松又滑，踩在软绵绵的田塍上，一不小心很容易滑倒，我不断嘱咐小妹要当心，踩实每一个脚步，其实也在给自己壮胆。不一会就看到了用竹篱笆围起来的自留地。那里前后左右都是同村邻居的自留地，四周的农作物绿意盎然，茂盛葳蕤，果实累累，一派丰收景象。

还没打开篱笆围栏的小门，侧面看过去，用细竹竿搭成的人字形架子上，无数根带豆像浅绿色的玻璃丝带一条条斜挂着，从高到低铺得密密麻麻，宛如瀑布一般静静流淌着。带豆的藤蔓呈螺旋形相互缠绕着向上延伸，直到架子顶端，尖尖的嫩芽骄傲地高昂着……拉开小门，近距离融入绿色的海洋，发现所有叶子、瓜果上都沾满了细细的小水珠，晶莹剔透，在太阳下折射出七彩光芒。这番奇特的景象，是我和小妹从未感受过的。

想起小舅曾经说过，带豆很容易被虫子咬，农作物快要成熟时不能打农药。事实果真如此，不少带豆初看表皮光洁饱满，稍稍扭转过来就会发现虫洞，有的还不止一个。我和妹妹上下齐动手，没多久，竹篮里铺上了厚厚的一层。大功告成，打道回府。

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”，老祖宗诚不欺我。不费多大力气就能吃到当季有机、最新鲜的蔬菜，也许这就是农民们最大的福利吧。

B 一天早上，外婆对我说：今天供销社的支农船来我们村，到时去看看买点什么。

每年七八月间，是农村最忙碌的“双抢”（抢收抢种）时节。几乎所有的劳动力都投入到“双抢”中，抢时间收割早稻，脱粒、晒干、交公粮，抢时间犁田、放水、种下晚稻秧苗，家中没有多余人手去镇上采购各类物资。好在镇上的供销社开动物资供应船，满载多种生活物资、农用物资，兵分多路，下到各个村庄，为农民兄弟提供方便，支援农业生产。支农船上的商品价格，总体要比商店优惠不少，因而普遍受到欢迎。

水泥机船停靠在村西小河漕嘴的河埠头旁，船舱一摞摞叠放着各类物资，已经有一些村民陆续来购买。外婆翻开衣服下摆，露出一个小袋，掏出折叠成小方块的几张纸币，抽出一张“巨款”——一毛钱！交给我，再三嘱咐：不要乱买东西，买好零食和妹妹一起吃。

我把小妹拉到前面，指着船舱中一大堆零食，问她最喜欢吃什么？妹妹怯生生地指向一个盒子：薄荷糖，那就买它！

青绿色的糖纸，包裹着一粒长方形的糖果，微透明，沿边四周微微隆起，像是镶上了一条透明的边。在那个物资匮乏，即便是食用的黄糖、白砂糖都需凭票限额购买的年代，平时能吃到一颗再普通不过的小糖，竟也成了一种奢望。这以后的许多年，我一直惦记着那种薄荷糖的美味，但不知怎么回事，之后再也没见到过同款的薄荷糖。

越是得不到的东西，越觉得“美味”、“珍贵”，也许，等到某一天真的找到了，其实，也就不过如此吧。

C 晚上，外婆安排妹妹和她睡，我跟小舅睡一床。天太热，又没有空调、电扇驱赶暑热，小舅大开窗户，搬来一块门板，一头搁在桌上，一头搁于窗沿，门板的三分之一伸出窗外，我和小舅坐着乘凉。

天色已暗，小舅说，我给你变个戏法。他端来一只陶瓷碗，碗内盛有清水，淋上几滴煤油，油的比重轻于水，都浮在水面，小舅再把台灯放到搪瓷碗旁边。不一会，虫子循着台灯的亮光接二连三飞过来打转，然后，殊途同归一头栽进碗里，翅膀被煤油粘住，再也飞不起来。

有天晚上，我被一个响雷惊醒。接着，小舅急促喊我：快起来，要下大雨了，一起去把稻草收进来。我迷迷糊糊地跟着舅舅、舅妈们坐到船上，天空不时出现闪电，但光打雷没下雨。没多少功夫，小舅说：到了，快下船，把田里的稻草都收集起来放到船上。原来，当时农村家家户户烧火做饭用的是自家稻草，或是油菜梗子。稻谷收割后稻草还没擦成草垛，一旦被大雨淋湿，很快就会腐烂，往后的日子可就没了柴烧火煮饭了。好在人多力量大，抢在下大雨之前运回了满满的一船稻草。

那时农民的生活还是比较艰辛的，生活保障十分脆弱，随时受制于天气的变化。也许，这就是所谓的“靠天吃饭”吧。

D 一天晚饭后没多久，妹妹突然喊肚子疼，要拉肚子，然后坐到马桶上起不来了。妹妹年幼，抵抗力差，不知什么东西吃坏了。看着小妹难受的样子，我十分心疼，心想要是能替代就好了，让我替妹妹生病让我的肚子疼吧！外婆一边安慰妹妹，一边说马上去找阿宝，推门摸黑走了出去。外婆说的阿宝是村里的“赤脚医生”。

不一会，外婆领着阿宝医生进屋来。他个子不高，大概还不到一米七，手握一支长长的手电筒，背着一个画有“十”字标记的大木箱，显得很笨重。那时妹妹已经拉了好几次，浑身虚脱无力地躺在床上。阿宝医生问得很仔细：肚子痛是不是像抽筋那样？拉了几次？拉出后肚子是不是舒服一点？随即打开药箱，从两只棕色玻璃瓶倒出一黄一黑两种药片，分装进小纸袋中，写好服药方法，还嘱咐外婆冲一大杯糖盐水，叫妹妹都喝下去。说也奇怪，妹妹服下药后，肚子再没疼过，腹泻也基本止住了。这要是去镇上医院，肯定要打吊针，没有两个小时出不了医院。

农村虽然缺医少药，医疗条件较之城镇相差好多，但赤脚医生这种召之即来、来之能治、花费不多的治病方法，非常有效，深得民心。

真正的好医生，并不在于“穿鞋”的还是“赤脚”的，而是看其是否能急病人所急、想病人所想，在治愈病患的前提下，尽力为病人节省看病费用。

眨眼间，两个月的暑假就要结束了。我和妹妹告别了外婆和小舅，妈妈把妹妹带到厂里照顾，我也将重返校园，开始新的学期。在农村外婆家度过的那个暑假，就像手机拍下的一段段小视频，储存进我的大脑数据库内，历经数十年的沧桑，至今不曾磨灭。